

海市蜃樓

社會長篇小說

百花同日生著

龍
公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四版

社會小說
海市鶯花

全五冊

定價大洋捌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撰述者 百花同日生

校勘者 王景山

印刷者 中央書店

發行者 中央書店

總發行所上海
四馬路
世界里
中央書店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 目 回 集 五 第 ——

第四十一回

語竟舌猶香驚催飯去

夜深花欲睡笑喚茶來

第四十二回

擣麝拗蓮意盡愁無盡

歸裘還扇情深恨亦深

第四十三回

旅邸身孤自憐獨客

紗窗影亂曼度雙聲

第四十四回

奇文共賞才子評花

妙噪堪珍龜奴唱彩

第四十五回

膝下有黃金枕頭告狀

人前翻白眼桌底傳情

第四十六回

水晶宮冷盪氣迴腸

荳蔻湯溫攜雲握雨

第四十七回

空房月黑夢隔蘼蕪

大道枝柔情牽楊柳

第四十八回

絲隨藕斷別雀戀分鸞

風動簾開岸花留檣燕

第四十九回

玉體橫陳魂銷衣帶水

香車共載春滿肉屏風

第五十回

家破人亡空貯兩行淚

死歸生寄勾消一卷書

海市鶯花 第五集

百花同日生譏

第四十一回

語竟舌猶香驚催飯去 夜深花欲睡笑喚茶來

話說世界上。一物降一物。象怕鼠。鼠怕猴。蛇怕蜈。蜈蚣怕蟻。蟻。尤其是中國人。怕外國人。姚青梧更特別膽小。最怕看見中國人。改造成功的外國人。所以一見來的那位西裝朋友。是海外歸來的陶不潛。陶不潛與楊媚香。若竟有情。人能成眷屬。可謂蟻配灶。雞一對好夫妻矣。好比鄉下人。聞着阿摩尼亞的氣味。就覺一陣頭疼。陶不潛也。鶻翻著怪眼。朝他哼哼的冷笑。一瞥眼。覷見陳靈鷄。忙回嗔作喜。脫帽鞠了一躬。伸出手來。設一手執手杖。一手脫帽。而再伸出一隻手來。則此君甯不有三隻手乎。一笑。臉上堆着極巧妙的笑容。舌尖吐出極柔和的音調。道。這位想必是麥大姆。姚了好極好極。陳靈鷄臉兒。綳得緊緊的。飛滿了桃花。薄霧。纖眉直豎到額邊。鬢角鼻孔裏。哼的一聲。楊

媚香含笑將她按住瞪了陶不潛一眼道這位是密司陳是我和密司忒姚的知心好友陶不潛呆着臉縮回手來又盯了姚青梧幾下喉嚨管裏哦哦的道掃而來掃而來蛋姆肥奴蛋姆肥奴楊媚香笑道你倒真是千里眼順風耳居然這麼快就會尋得來消息靈通極了陶不潛指着鼻尖道我是飄流的魯濱孫我是探險的哥倫布萬里出洋所學何事假若連這一點偵探力都沒有怎麼配戴博士帽子你好只顧自己逍遙浪蕩就不關照我一聲我午後一起床就專誠跑到你的香閣中纔曉得你回老巢來了我好像失去了我的以太和烟士披力純我的米磨來充滿了悵惘和悲哀我的心絃奏着It is a long way的悲曲我的兩隻汽缸的脚跨上了八隻汽缸的摩托卡傳着愛神的雙翼箭一般趕到車站趁三點三十五分開六點三十分到的滬禾區間車來尋我這維納司式的約瑟芬好呀現在總算被我找到了樂園裏來咧聖瑪利亞維多維亞我快樂得要發狂了楊媚香笑罵道蛋母鄙格你替我省省罷姚青梧嘴角微顫動着一笑陳靈鵝兩眼望着青天霍地立起來向呼拉樓那邊走去姚

青梧匆匆穿了鞋襪，似乎不經意的也走到一條路上。那呼拉樓是三間假楠木的四面廳，走廊很寬，青磚上一片白盡，是些雀子糞，塔沿下蔓草叢生，約莫有一兩尺高，正面兩顆老槐樹，亂葉蟠空，黑沉沉地漏不進半點光綫。陳靈鷲她迤邐行來，也不顧金蓮蹴損了牡丹芽，玉簪掛住了茶蘼架，蜻蜓點水般跳上了塔臺，回過頭來望着楊妃亭，出神被籐架遮蔽着，除了亭尖兒也看不見什麼搖擺着腰肢，道：「怎麼你也來了？」姚青梧低頭探了一朵紫紅色的野草之花，慢吞吞的道：「我想明天一早就回上海去了。」陳靈鷲訝道：「你不到烟雨樓去玩，玩麼？」姚青梧一手按着額際，道：「我本來沒有這個興致，何況又遇見我所不願意看見的人。」陳靈鷲默然信步，逕到廳後，幾株枇杷樹，只有一簇簇的青果子，微帶着黃色的，都被雀鳥啄得爛碎，小小的花臺上放着兩盆洋樓盆子，都破裂了，牽牛花的葉子爬滿了牆壁，大半已晒得枯黃，地下的鷄冠花夾在蓬蒿中，自生自滅，又瘦又長，天色漸已昏暗，越顯得景象蕭瑟，大有秋意。姚青梧微微吹氣作聲，她便將雙手搭在他的肩，上眉毛似動非動的欲言又止。姚青

梧道那東西真是混蛋說話不曉得輕重她迷迷的一笑豐滿的酥胸漸漸的貼過來姚青梧趁勢攔腰摟抱着她也緊緊的抱着他的頭項兩隻腳便懸空向後宕着姚青梧偎着她的臉低聲笑問道你願意做麥大姆姚麼她的上眼皮接觸着下眼皮臉兒燙得像灌滿了開水的熱水袋從他的右頰移到左頰再從他左頰移到右頰然後將嘴唇聳得高高的兩人像石像般吻着發狂似的吻着她強着舌頭道你不要回上海去了我們到杭州去罷姚青梧猶豫道西湖也祇有那樣好玩這時候春花盡萎藕花未開更沒有意思我們又家住杭州陳靈鷗搖撼着他的軀體兩隻腳一上一下向後踢着嬌聲道不我偏要你跟我到杭州你的家雖在杭州我的家却已搬到上海白相西湖的機會以後就逐漸的少了姚青梧忽然心裏一陣難過肚裏思量道可憐的小羔羊她還睡在鼓裏呢良心驅使我快些和她說了實話罷他終竟囁喘着不忍說出口來廳前花架外楊家的僕婦們頻頻的喚道陳小姐陳小姐陳靈鷗不敢答應把一顆頭伏在姚青梧肩上嘶嘶的淺笑姚青梧聽外面的人聲去遠將

她放下來脚踏實地。雙雙緩步回到楊妃亭。楊媚香笑道：「你們躲在哪地方？老媽子們那一處不會找到陳靈鷄？這花園建造得很曲折，我們幾乎迷了路。」咧楊媚香拉着她的手道：「我們到裏面吃夜飯去。」陶不潛攔住姚青梧的去路，兩隻手直伸到他的臉前，左手的小指銜接着右手的拇指，十個指頭一齊舞動，笑嘻嘻的道：「恭喜恭喜。」姚青梧變色道：「喜從何來？」陶不潛眼睛望着陳靈鷄的背影，聳肩笑道：「小人小馬小刀鎗小夫小妻小白相，豈不是天大的喜事？」姚青梧冷冷的道：「你的話也說得太早了。我們的交情很淺薄，還談不上這個問題。不比你和密司楊會白相、陶不潛笑道：「我和密司楊老夫老妻，路徑都摸熟了。休說小白相就是老白相也。祇如家常便飯，咀嚼不出什麼的滋味。那有你們那們出鍋？」姚青梧怒道：「你太侮辱她。」咧陶不潛吐舌道：「我沒有侮辱她的資格。她專等你去侮辱呢。」姚青梧不好同他翻臉，怕被旁人聽了笑話，強自按捺住了胸頭的毒氣，掉臂便走。楊媚香久候他們不至，又着僕婦來催。陶不潛只得勻出口來，跟着進去喫飯。楊媚香見陳靈鷄只喫了一碗，便不喫了。

笑道。可是小菜太蹩腳了。罷。陳靈鵝臉一紅。道。我們剛纔擾過一頓點心。所以不大喫得下。姚青梧放下碗。筷接過僕婦絞來的涼手巾。遮着臉的全部。只露出兩隻眼睛。和陳靈鵝的目光。稍一接觸。便期地道。承蒙密司楊及令堂大人。盛意款待我們。非常感激。此番到貴處來。本想暢游幾天。方纔密司陳忽然想起一件要事。急於要到杭州勾當一切。命我護送前去。此刻還不到九點鐘。趁九點四十六分的夜快車。剛剛正好。我們就要告辭了。楊太太道。姚先生和陳小姐。難得來的舍間。雖然狹小。也勉強可以。下榻。我已命僕婦們收拾好了。二位屈留一宵。明天游了湖。再走罷。陳靈鵝欠身道。謝謝伯母的厚情。實在是事關重要。不便延誤。等料理妥當。後再到府上來。奉擾。大約至遲不過一個禮拜。就可以舊地重游。楊媚香也因身有要公。便不挽留。只格格的笑道。你們什麼事。這樣要緊。陶不潛眼珠兒跑馬似的。在眶中亂轉。點着頭笑了。笑楊太太連說招待簡慢。千對不住。萬對不住。諄囑他們歸途。一定要下車來玩。兩人自然沒口子的答允。楊太太就命僕人替他們雇了兩乘轎子。楊媚香和陶不潛。

看。着。他。們。上。轎。舉。手。揮。巾。笑。道。但。願。你。們。一。帆。風。順。（火。車。有。帆。坐。火。車。須。順。風。海。外。未。有。之。奇。談。也。）共。上。幸。福。之。路。恕。我。們。不。遠。送。了。兩。人。在。觀。笑。聲。中。離。開。了。楊。家。在。路。靜。燈。稀。中。上。了。火。車。因。是。天。氣。尚。未。十。二。分。炎。熱。之。故。夜。車。上。的。乘。客。異。常。蕭。條。兩。人。安。安。適。適。的。佔。據。了。一。間。空。廂。等。於。闊。人。坐。的。專。車。四。野。深。黑。草。蟲。啞。啞。地。自。鳴。得。意。晚。風。颯。然。從。車。窗。中。鑽。入。襟。袖。飄。飄。然。頗。有。仙。意。陳。靈。鷄。打。開。提。箱。拿。出。一。件。衣。服。換。了。取。過。姚。青。梧。的。手。巾。包。兒。也。放。在。提。箱。裏。輕。薄。的。風。兒。也。戀。戀。不。忍。捨。甜。媚。的。衣。香。而。去。她。的。胸。口。便。格。外。鼓。得。高。高。的。隨。着。降。降。的。車。輪。聲。顫。動。她。拿。一。柄。翠。綠。的。小。梳。兒。將。前。面。飄。動。的。額。髮。一。齊。梳。到。後。面。又。替。姚。青。梧。梳。平。了。亂。髮。笑。道。無。端。匆。匆。而。來。又。無。端。匆。匆。而。去。想。不。到。我。們。的。身。體。又。坐。在。到。杭。州。去。的。車。上。這。兩。天。的。事。情。祇。像。是。在。夢。裏。桃。青。梧。乾。笑。道。做。夢。當。然。是。最。舒。服。的。一。件。事。但。希。望。不。要。就。醒。纔。好。陳。靈。鷄。道。你。既。然。曉。得。這。夢。是。舒。服。的。就。應。該。努。力。繼。續。這。夢。境。姚。青。梧。快。快。的。道。不。容。易。夢。總。是。要。醒。的。人。們。祇。是。受。冥。冥。中。導。演。者。的。支。配。不。期。然。而。夢。不。

期。然。而。醒。那。有。絲。毫。的。自。主。力。陳。靈。鷄。半。個。身。體。斜。靠。在。他。身。上。嘆。道。你。這。個。人。沒。有。出。息。過。於。自。暴。自。棄。了。我。以。爲。人。到。身。死。之。日。纔。是。夢。醒。之。時。富。於。演。劇。天。才。的。演。員。儘。可。不。必。受。導。演。和。編。劇。者。的。束。縛。的。姚。青。梧。探。首。到。窗。外。但。見。前。途。漠。漠。昏。暗。天。地。相。連。沒。有。一。綫。光。明。便。垂。頭。不。語。陳。靈。鷄。捉。住。他。一。隻。臂。膊。脈。脈。的。笑。道。你。知。道。我。爲。什。麼。一。定。要。你。陪。我。到。杭。州。我。有。好。些。話。想。和。你。細。談。只。是。沒。有。機。會。姚。青。梧。覺。得。她。的。眼。神。非。常。的。銳。利。而。又。光。明。正。大。如。高。懸。的。秦。鏡。魑。魅。罔。兩。無。處。遁。形。又。閃。閃。如。巖。下。之。電。表。示。雷。霆。將。至。射。到。臉。上。便。熱。辣。辣。的。作。痛。身。體。也。搖。搖。的。不。能。支。持。心。頭。尤。期。皇。恐。跳。盪。暗。道。既。然。生。了。癰。疽。遲。早。總。是。要。潰。膿。的。不。如。快。些。開。刀。罷。倒。可。以。減。少。我。一。件。心。事。陳。靈。鷄。蹙。着。香。肩。輕。輕。的。推。揉。他。道。喂。你。不。要。玩。兒。不。當。心。經。（此。杭。語。也）我。們。的。事。應。該。從。速。進。行。了。你。解。決。你。那。一。方。面。我。解。決。我。這。一。方。面。早。一。天。得。着。圓。滿。的。結。果。我。們。便。可。以。早。一。日。安。享。共。同。的。幸。福。姚。青。梧。歎。了。一。口。氣。道。我。看。不。進。行。也。罷。了。結。果。是。決。不。會。圓。滿。的。我。實。在。解。決。不。了。幸。福。這。個。名。詞。

你。或。者。還。有。於。我。是。無。分。的。更。談。不。到。共。同。總。而。言。之。你。不。幸。遇。着。了。我。也。不。幸。遇。着。了。你。他。生。未。卜。此。生。休。還。有。什。麼。說。的。陳。靈。鷄。的。變。了。朱。顏。道。你。說。的。是。玩。話。還。是。真。話。我。不。懂。你。懷。着。些。什。麼。意。思。姚。青。梧。捧。着。頭。汗。涔。涔。地。青。白。着。臉。道。天。可。憐。見。我。你。是。我。理。想。中。的。女。性。自。從。與。你。相。識。妄。念。便。熊。熊。的。燃。燒。着。幾。乎。爲。你。而。發。狂。我。飢。渴。一。般。的。愛。你。不。管。我。配。不。配。愛。你。不。管。我。配。不。配。得。着。你。的。愛。我。只。曉。得。把。我。的。熱。情。貢。獻。給。你。現。在。我。也。曉。得。你。也。在。愛。我。我。的。生。命。纔。有。了。靈。魂。我。的。身。體。纔。有。了。歸。宿。我。何。嘗。不。急。於。盼。望。理。想。中。的。一。切。都。能。彀。實。現。我。能。彀。在。你。愛。之。使。命。之。下。做。一。個。奴。隸。或。是。牛。馬。也。是。快。樂。的。然。而。事。實。上。我。竟。不。能。愛。你。更。絕。對。不。能。接。受。你。的。愛。我。不。敢。尤。其。不。忍。欺。騙。你。因。爲。我。是。一。個。未。經。宣。告。特。赦。的。家。庭。中。的。罪。犯。沒。有。天。賦。的。自。由。權。便。將。自。己。家。庭。中。的。態。度。和。環。境。的。困。難。一。一。從。實。解。釋。給。她。聽。愴。然。道。你。的。意。思。我。很。明。白。知。子。莫。若。父。知。父。亦。莫。若。子。我。知。道。我。和。你。的。願。望。絕。端。難。得。着。我。家。庭。的。允。許。的。所。以。我。極。欣。幸。我。能。够。邀。你。的。青。盼。同。時。心。中。也。痛。

苦極了。我雖然愛你，却不忍因愛你而害你。我自甘受苦，却不願愛我的人。也跟着我受苦。我自問此生已經毫無幸福之可言。你大可不必犧牲。你固有的幸福和美滿而光明的將來，我敢說我始終愛你，恰堅決的拒絕你愛我。不但。是爲你的前途着想也。未嘗不可以使我的痛苦不再增加上去。我們不必作別的希望了。惟願能够做永遠的朋友。就算是如天之福了。說時氣湧如山，喉管都脹痛非凡。陳靈鷲嗤的一聲笑道：「此一笑出姚青梧意外，亦出閱者意外。」我當你有什么。天大的冤苦原來祇是這不成問題的問題。你惶恐是個二十世紀受過高等教育的新青年，腦筋還是這樣陳舊。意志還是這樣薄弱。沒有一點征服環境的精神。沒有一點百折不回的勇氣。只曉得一味的畏縮。屈服。自尋苦惱。你既不會向他們交涉，焉知這件事便沒有萬一的希望。就算你的猜測決不會錯誤。交涉是不發生效力的。也不妨姑且去試探。試探盡盡我們的人事。如果他們真不可以理喻。我們自然也有相當的辦法。難之一字。愚人的字典中纔尋得出。何況這種困難是極平常而細微的。是勢所必有而。

不可免的。只須拿出快刀。斬亂麻的手段。有什麼難於解決。天下的事。比這難的。不知道有多少。你若處處牽絲。拔簾。畏首畏尾。請你快些。尋一個自盡。不要做人了。須知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不經過相當的犧牲。從何得藥。相當的幸福。英雄的事業。必須犧牲千萬人的顱骨兒女的事業。也必須犧牲一家人的感情。萬無不勞而護之理。（一將功成萬骨枯。彼固各獲其揭。有之主義也。然則供主義之犧牲者。目固可瞑矣。哀哉。）你不過怕家庭中不肯通過。其實又何必定須家庭中通過。只消你愛我。我愛你。就是美滿的答案了。這是我兩人的問題。並不是你的家庭和我的家庭的問題。不在你我。本身上。謀解決。而皇皇。靜待他們的解決。我們豈不是緣木求魚。而且自願爲刀俎上的魚肉。你這個人。也叫做可憐不足惜的了。築室道謀。三年不成。你何不再捉住行路的人。一個個徵求他們的同意。那還要十倍的困難呢。家庭裏既然可以阻撓我們。我們也可以違抗家庭。難道我們離開了家庭。就不能生活嗎。就表示不妥協的態度。又有什麼要緊。固然呢。他們能够表同情於我們。省得我們。

興師動衆那是更好。否則只是他們自討沒趣。也就怪不得我們了。像你婚事還僅僅乎有一種提議。我却早已註冊立案了。但我決不因此而有何躊躇。你又著的什麼急呢。姚青梧驚道：「你已和別人訂了婚嗎？」陳靈鵝笑道：「訂了婚便怎樣結了婚。還可以離婚呢。」姚青梧道：「你見過你的未婚夫嗎？」陳靈鵝搖頭道：「我父親和他的老子是要好朋友。他家裏又有幾個錢糊裏糊塗的訂立了這秘密約。我也沒和他見過面。雖然有一張照片。也不過是有鼻子眼睛的一個少年。姚青梧笑道：「可見他是很漂亮的。所以你當時並不曾堅持反對。否則這項密約如何會簽定？」陳靈鵝笑着瞅了他一眼道：「你不要旁攻側擊的說話。帶着骨頭。我雖然不會反對。恰也不會表示贊成。我隨他們胡鬧去。反正我看。得這項密約如不兌現的支票。隨時可以宣布作廢的。」姚青梧暗想：「女性大都喜新厭舊。見異思遷。也許她那未婚夫就是我的良好榜樣。這念頭像晴天烈日下的微雲。在他心頭一瞥而過。轉眼就消滅於無形。他只默默地領略脂香粉。香。香。水。香。和。肌。肉。香。的。味。半。醉。半。醒。倒。在。搖。籃。似。的。車。廂。裏。光。陰。和。飄。輪。一。」

樣快。一會兒就是十一點四十五分。他們昏昏的到了杭州車站出口的柵外。卡紙飛揚。怪聲叫。嗥擠滿了旅館的接客的。陳靈鵝道。我們到杭縣路。清華旅館去住。下罷。離西湖也近。到城站也不遠。姚青梧只得依他心裏。却不免有一番感喟。失笑道。想不到我到杭州來。居然要住旅館。陳靈鵝也納悶道。杭州已沒有我的家了。我只能算是作客。他鄉。咧。兩人到了清華旅館。姚青梧相找兩間緊湊的房間。竟是沒有。只好在樓上開了一間大房間。茶房泡了一壺茶來。又端進一盆熱氣騰騰的臉水。（此便不是上海的大旅館矣。）姚青梧接過毛巾。讓陳靈鵝先洗。陳靈鵝催他道。你還不回家去。一踫不管他們怎樣。先討一個實信。我們心裏的一塊石頭。可以早點落地。能够用政治的手腕解決了。這件事。最好不然。我們也好死心塌地。採取斷然的處置。（偏是她性急。）姚青梧笑道。你忙什麼。內地不比上海。此刻已十二點鐘。敲過那一家的大門。不關得緊緊的。我家裏更睡得早。大門便敲得開。也不好把他們從床上抓起來。就談判這件事。要去明天一早去。今天是萬萬來不及了。陳靈鵝想想也就算。

了。兩人洗了臉。在涼臺上休息了一會兒。陳靈鵝道：「我們跳舞罷。」姚青梧這一向被她施行強迫教育也學會幾步踏螞蟻式的跳舞。（此補前文之省略）深知跳舞時摟着腰貼着胸腿兒一伸一縮一擦一揉很有銷魂蕩魄的功效。尤其是在這夏天身上穿着中國的綢內衣不像西裝禪子那樣隔膜。兩人心站中發出來的電借肌肉的磨擦力而周流全身感覺異常靈敏跳了片時彼此都有些汗意。姚青梧道：「我累極了要睡咧。」陳靈鵝道：「你先睡我要換衣服。」姚青梧含笑答應將一扇扇的窗門都關上了。房門上蓬蓬一陣響只得又開了門。茶房拿著一本簿子進來。姚青梧不耐煩道：「方纔不是已經預付了十塊錢麼？」茶房陪笑道：「不是錢的話。這簿子上先生還有一條沒有填明。帳房先生說要註出這位女眷是先生的什麼人。省得查房間的警察麻煩。」陳靈鵝訕訕的便走過一邊。姚青梧勉強笑道：「只有杭州的花樣真多。沒奈何提起筆胡亂寫了一行。茶房笑道：「這樣手續便完備了。條二碼子知道是正當的內眷就不敢來。鷄蛋裏尋骨頭咧。」（然而非所言於今日也）說着去了。姚青梧關了房門。